

尼采小傳

尼采 (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)，一八四四年生於德國烈肯，父親是牧師。他五歲喪父。先在波昂大學，嗣於萊比錫大學從李久爾學古典文獻學。二十四歲任瑞士巴塞爾大學教授，但不久受叔本華與華格納的影響，寫「由音樂的精神導致悲劇的誕生」，詩味太濃，便告別嚴密的文獻學者生涯。一八七四年志願從軍，參加普法戰爭，見血暈倒，患偏頭痛與眼疾退役。一八七九年，辭去教職，到義大利與瑞士休養地，過着孤獨的漂泊生活。這其間，克服了叔本華·華格納否定生命的思想，而達到肯定生命的思想，寫成「人底，太過人底」、「喜悅的知識」、「道德系譜」、「善惡的彼岸」及本書。他創作這一些深刻的反基督教的著作的直接動機，據說是受修比特拉的「普羅米修士與埃比美修士」的影響。一八八九年寫「反基督」，再寫「瞧這個人」，把自己造成取代基督的歷史性人物。這恐非人力所及，於同年底發狂。以後由母親及胞妹悉心照料，渡過癡呆的餘生，卒於一九〇〇年。

有人說「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說」是用詩寫成的哲學書。我們也許更可以說，尼采借着拜火教教祖查拉杜斯屈拉的名，用來闡釋自己的思想的這本書，正如他想以本書來取代的基督教「聖經

尼采

「說是如拉屈斯杜拉查」

年一九——三八八一

譯園莊 作猛原梅



」，是用罕見的高超格調，寫出來的深奧生命的韻律。言語像山脈的高峯巍然聳起，而在言語與言語之間，有千仞的深谷。要理解這一本書，必須要有高貴的精神，要有精細的感覺力來把握潛伏在文章的山谷間的微妙神韻。

生命之海——芸芸衆生在那裏出生並死去的廣渺的海，尼采深窺着這海的深奧。生命是深邃的。它的意味，有無限的深邃。曾看到這生命之海的深邃處的人，在那裏呼喚着諸神的名字。人們想着，神建造了這世界。但尼采和弗埃兒巴哈（Ludwig Feuerbach 1804-1872）却一同說——諸神是一種臆測。所有上天的事物，都是人間的，雖然否定其屬於人間，而又隱蔽其爲人間所有。神的謎就是人的謎。

人爲什麼造了神？尼采一邊發問，同時闡釋他的生命的哲學，意志的哲學。他說生命的本質，是「對權力的意志」。就是說，不斷擴大自己，生產自己，因此，也就是支配一切，使其服從的意志。有生命的地方，便有對權力的意志。尼采認爲，肯定並增大這種對權力的意志才是最大的善，否定並減少這種對權力的意志便是最大的惡。

這種對權力的意志，是存在於所有有生命之物。但，有些人，生命已衰竭，對大地已感到厭倦。這種人早已沒有健康的權力意志。但他們的無力與苦惱，却在這人世背後，建造了天國，用以救濟無力而苦惱着的人們。天國是病人所空想的產物，精神的國土不外是絕望的肉體所幻想的結果。而且，在這空想、幻想之中，甚至還摻有生命已病弱的人對生命強盛者的隱秘的怨恨。天國是苦惱的人、病弱的人所有，而你強者，就下地獄去吧！從這一些話，不是可以聞到那弱者既巧妙又陰險的復仇慾嗎？弱者用道德來向強者復仇。神與天國，是用復仇的道德建造起來的呀。像尼采這一種心靈，自然會敏銳的覺察到這種

病態的權力意志所遵循的所有逃避之路，並毫不留情的揭發它的卑劣。

權力的意志呀，走向直而平坦的路吧。人必須要崇拜巨大的人的生命力，並能捨棄現代的人的卑小。這個牧師的兒子對頹廢道德的元兇耶穌基督還抱有多少同情——耶穌呀，你不終天年而死，啊，如你能活到我的年紀，你一定學會發笑和舞蹈吧——而你的教義却隱藏着小伙子的厭世感呀。

能避免前人的這種厭世觀和卑小，而充滿着新時代的生命的人，尼采稱之為「超人」。但超人却還沒有出現。查拉杜斯屈拉也只是超人的先兆。現代的人，要以現代的人沒落下去，而為超人鋪路呀。尼采稱超人的時代為「偉大的正午」。在此，人的生命如太陽燃燒，而生命配合着自己的舞步高唱出歡樂之歌。

「啊，人呀，要小心呀，深夜所言之言是什麼？」我睡着了，我睡着了。我從深夢中醒來。世界是深邃的。世界比白天所想的更為深邃。那嘆息之聲是深邃的。快樂，比心的苦惱更為深邃。嘆息說，過去吧。而所有的快樂要永恒，要深邃，深邃而永遠。」

那著名的永遠回歸 (ewige wiederkunt) 的思想，不也可用這個肯定生命的比喻來理解嗎。所有的事物都要回歸到永遠。這人生，這月亮，這蜘蛛，所有的事物以完全相同的形態，有朝一日運輪轉而來，逝去，再輪轉而來，而回歸到永遠。這種思想，好像是人最難以忍受的思想吧。到底，如回歸到完全相同的事物，人的努力又有什麼意義呢？所有的都是完全相同，所有的都是枉費。但尼采說，必須自己擔載着這種虛無的思想，而且加以克服，把最大的否定的思想轉化為最大的肯定的思想。活在沒有希望的人生的勇氣，正是最大的肯定人生的勇氣。

但，如把本書內的尼采的思想這樣子綜合起來，他那輝煌的無限豐富的生命之海的思想，不就減失了不少光彩嗎？我們不能忽略在本書內，無限地閃耀着不可言喻的誠實與諷諷的生之智慧。

譬如說，你無法忍受自己。你就誘惑你的鄰居，使看到你好的一面。鄰居認為你好。而你也認為你好——隱藏在鄰人之愛的名義下，多麼微妙的心的虛偽。了不起的揭發。

又，強盜殺人的罪犯——法官指着他說「他爲什麼殺人？他只想搶奪而已。」但，尼采說那是謊言。他追求血的快樂，因爲他缺乏是非之心，就順便加了竊偷這種犯罪。犯罪者自己騙自己的心。他說在犯罪者之中，或者在我人之中，潛伏着血的快樂的願望。

又如，有教養的人——他是化粧的天才。他用所有過去的衣裳裝飾自己，但如剝落他的衣裳和化粧，所剩的不是只有光裸的骸骨？

對以上這一些話，我們要是沒有一點良心上的痛苦還能讀下去嗎？對這一些話，仍能沒有任何感覺而讀下去的人，神經實在太粗，不是尼采的好讀者。這一些話，不就是尼采認爲最新的道德「誠實」挖入生命的傷痕嗎？在「誠實」兩字之前，所有的事物，可用定義它的言語來加以否定。英雄、天才、教會、國家，都屬空洞，而且從那空洞的廢墟，只可以聽到對未來的人「超人」所抱有的希望之歌。

對這種思想，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呢？尼采那充滿着預言與謎的思想，使以後的諸多思想家，分別塑造了尼采的肖像——貝爾托拉姆的尼采，雅士培 (Karl Jaspers) 的尼采，海特格 (Martin Heidegger) 的尼采。但比起所有以後的思想家的解釋，尼采的原著本身，含有更深的生命的智慧，啓示更多的思想。

希特拉曾經解釋超人是日耳曼民族，頹廢者是猶太民族，並依據尼采的想法，實行殺害猶太人的歷史性暴行。即使尼采與希特拉有相通的一面，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他的思想吧。路卡蚩 (György Lukács) 把尼采的思想發展三階段比對着帝國主義發展的三階段，但尼采思想的微妙處和深遠處，却是路卡蚩的總體性思想史所容易掛一漏萬的吧。

如說尼采在現在依然是一個謎，那麼如何揭開謎底呢？我們如能像湯瑪斯曼 (Thomas Mann) 說尼采雖然有腦梅毒，却依然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，並試圖把尼采的微細的心理分析以及銳利的洞察人生的眼力，從他與希特拉有一味相通的破壞性思想拯救出來，也許可以找到新的解答。

譯者按：本書中譯本——雷崧生譯「查拉杜斯屈如是說」(臺灣中華書局)